



搜神后记

中国古典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搜神后记

[晋] 陶潜 撰

目 录

卷一..... (1)

丁令威 仙馆玉浆 剡县赤城 韶舞 桃花源 刘麟之 穴中
人世 目岩 石室乐声 贞女峡 姑舒泉

卷二..... (6)

吴舍人 谢允 杜子恭 鼠市 比邱尼 三薺茨 佛图澄 胡
道人咒术 县游 幸灵 郭璞活马 镜罌 郭璞预属 杜不愆

卷三..... (12)

程咸 流星堕瓮 掘头船 禾满 钱孳 蜜蜂螫贼 陨盗 马
溺消痕 蕨茎化蛇 斛二痕 桓梅同梦 华歆当公 形魂离异
董寿之 魂车木马

卷四..... (18)

徐玄方女 干宝父妾 陈良 李除 郑茂 李仲文女 虎符
化電

卷五..... (22)

白水素女 清溪庙神 王导子悦 吴望子 木像弯弓 白头公
临贺太守 何参军女 灵见

卷六..... (26)

陈阿登 张姑子 箏笛浦官船 崔少府 鲁子敬墓 承俭 上
虞人 韩冢人 四人捉马 异物如鸟 腹中鬼 盛道儿 历阳
神祠 鬼设网 懊恼歌 朱弼 误中鬼脚 范后之妻 竺法师
白布裤鬼

卷七 (35)

虹化丈夫 山獬 平阳陨肉 周子文失魂 毛人 朱衣人 两头人 壁中一物 狗变形

卷八 (39)

二人著乌衣 火变蝴蝶 诸葛长民 死人头 人头堕 髑髅百头 葱缩 吴氏梓

卷九 (42)

素衣女子 虎卜吉 熊穴 鹿女脯 猴私宫妓 乌龙 杨生狗 蔡詠家狗 张平家狗 老黄狗 林虑山亭犬 羊炙 古冢老狐 狐带香囊 放伯裘

卷十 (49)

蛟子 蛟庇舍 虬塘 斫雷公 乌衣人 蛇衔卵 女嫁蛇 放龟

搜神后记卷一

丁 令 威

丁令威，本辽东人，学道于灵虚山。后代鹤归辽，集城门外华表柱。时有少年，举弓欲射之。鹤乃飞，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垒垒。”遂高上冲天。今辽东诸丁云其先世有升仙者，但不知名字耳。

仙 馆 玉 浆

嵩高山北有大穴，莫测其深，百姓岁时游观。晋初，尝有一人误堕穴中。同辈冀其傥不死，投食于穴中。坠者得之，为寻穴而行。计可十余日，忽然见明。又有草屋，中有二人对坐围棋。局下有一杯白饮。坠者告以饥渴，棋者曰：“可饮此。”遂饮之，气力十倍。棋者曰：“汝欲停此否？”坠者不愿停。棋者曰：“从此西行，有天井，其中多蛟龙。但投身入井，自当出。若饿，取井中物食。”坠者如言，半年许，乃出蜀中。归洛下，问张华，华曰：“此仙馆大夫。所饮者玉浆也，所食者龙穴石髓也。”

剡县赤城

会稽剡县民袁相、根硕二人猎，经深山重岭甚多，见一群山羊六七头，逐之。经一石桥，甚狭而峻。羊去，根等亦随渡，向绝崖。崖正赤，壁立，名曰赤城。上有水流下，广狭如匹布，剡人谓之瀑布。羊径有山穴如门，豁然而过。既入，内甚平敞，草木皆香。有一小屋，二女子住其中，年皆十五六，容色甚美，着青衣。一名莹珠，一名□□。见二人至，欣然云：“早望汝来。”遂为室家。忽二女出行，云复有得婿者，往庆之。曳履于绝岩上行，琅琅然。二人思归，潜去归路。二女追还已知，乃谓曰：“自可去。”乃以一腕囊与根等，语曰：“慎勿开也。”于是乃归。后出行，家人开视其囊。囊如莲花，一重去，一重复，至五盖，中有小青鸟，飞去。根还知此，怅然而已。后根于田中耕，家依常饷之，见在田中不动，就视，但有壳如蝉蛻也。

韶 舞

荭阳人姓何，忘其名，有名闻士也。荭州辟为别驾，不就，隐遁养志。常至田舍，人收获在场上。忽有一人，长丈余，萧疏单衣，角巾，来诣之，翩翩举其两手，并舞而来，语何云：“君曾见《韶舞》不？此是《韶舞》。”且舞且去。何寻逐，径向一山。山有穴，才容一人。其人命入穴，何亦随之入。初甚急，前辄闲旷，便失人，见有良田数十顷。何遂垦

作，以为世业。子孙至今赖之。

桃花源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远近，忽逢桃花，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华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渔人姓黄，名道真。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舟，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旷空，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为设酒杀鸡作食。村中人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难，率妻子邑人至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具言所闻，皆为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乃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刘歆即遣人随之往，寻向所志，不复得焉。

刘骅之

南阳刘骅之，字子骥，好游山水。尝采药至衡山，深入忘反。见有一涧水，水南有二石困，一闭一开。水深广，不得渡。欲还，失道，遇伐弓人，问径，仅得还家。或说困中皆仙方灵药及诸杂物。骅之欲更寻索，不复知处矣。

穴 中 人 世

长沙醴陵县有小水，有二人乘船取樵，见岸下土穴中水逐流出，有新斫木片逐流下，深山中有人迹，异之。乃相谓曰：“可试如水中看何由尔。”一人便以笠自障，入穴。穴才容人。行数十步，便开明朗然，不异世间。

目 岩

平乐县有山临水，岩间有两目，如人眼，极大，瞳子白黑分明，名为“目岩”。

石 室 乐 声

始兴机山东有两岩，相向如鸱尾。石室数十所。经过，皆闻有金石丝竹之响。

贞 女 峡

中宿县有贞女峡。峡西岸水际有石，如人形，状似女子。是曰“贞女”。父老相传：秦世有女数人，取螺于此，遇风雨昼昏，而一女化为此石。

姑 舒 泉

临城县南四十里有盖山，百许步有姑舒泉。昔有舒女，与父析薪于此泉。女因坐，牵挽不动。乃还告家。比还，唯见清泉湛然。女母曰：“吾女好音乐。”乃作弦歌，泉涌洄流，有朱鲤一双。今人作乐嬉戏，泉故涌出。

搜神后记卷二

吴 舍 人

吴舍人名猛，字世云，有道术。同县邹惠政迎猛，夜于家中庭烧香。忽有虎来，抱政儿超篱去。猛语云：“无所苦，须臾当还。”虎去数十步，忽然复送儿归。政遂精进，乞为好道士。猛性至孝，小儿时，在父母傍卧，时夏日多蚊虫，而终不摇扇。同宿人觉，问其故，答云：“惧蚊虻去，譖我父母尔。”及父母终，行服墓次，蜀贼纵暴，焚烧邑屋，发掘坟垅，民人进窜，猛在墓侧，号恸不去。贼为之感怆，遂不犯。

谢 允

谢允从武当山还，在桓宣武座。有言及左元放为曹公致鲈鱼者，允便云：“此可得尔。”求大瓮盛水，朱书符投水中。俄有一鲤鱼鼓鬣水中。

杜 子 恭

钱塘杜子恭，有秘术。尝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当即相还耳。”既而刀主行至嘉兴，有鱼跃入船中。破

鱼腹，得瓜刀。

鼠 市

太兴中，衡阳区纯作鼠市：四方丈余，开四门，门有一木人。纵四五鼠于中，欲出门，木人辄以手推之。

比 邱 尼

晋大司马桓温，字元子。末年，忽有一比邱尼，失其名，来自远方，投温为檀越。尼才行不恒，温甚敬待，居之门内。尼每浴，必至移时。温疑而窥之。见尼裸身挥刀，破腹出脏，断截身首，支分离切。温怪骇而还。及至尼出浴室，身形如常。温以实问，尼答曰：“若逐凌君上，形当如之。”时温方谋问鼎，闻之怅然。故以戒惧，终守臣节。尼后辞去，不知所在。

三 薺 茨

沛国有一士人，姓周。同生三子，年将弱冠，皆有声无言。忽有一客从门过，因乞饮，闻其儿声，问之曰：“此是何声？”答曰：“是仆之子，皆不能言。”客曰：“君可还内省过，何以致此？”主人异其言，知非常人。良久出云：“都不忆有罪过。”客曰：“试更思幼时事。”入内，食顷，出语客曰：“记小儿时，当床上有燕巢，中有三子，其母从外得食哺，三

子皆出口受之。积日如此。试以指内巢中，燕雏亦出口承受。因取三薺茨，各与食之。既而皆死。母还，不见子，悲鸣而去。昔有此事，今实悔之。”客闻言，遂变为道人之容，曰：“君既自知悔，罪今除矣。”言讫，便闻其子言语周正。忽不见此道人。

佛 图 澄

天竺人佛图澄，永嘉四年来洛阳，善诵神咒，役使鬼神。腹傍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读书，则拔絮，孔中出光，照于一室。平旦，至流水侧，从孔中引出五脏六腑洗之，讫，还内腹中。

胡道人咒术

石虎邺中有一胡道人，知咒术。乘驴作估客，于外国深山中行。下有绝涧，窅然无底。忽有恶鬼，偷牵此道人驴，下入绝涧。道人寻迹咒誓，呼诸鬼王。须臾，即驴物如故。

昙 游

昙游道人，清苦沙门也。剡县有一家事蛊，人啖其食饮，无不吐血死。游尝诣之。主人下食，游依常咒愿。双蜈蚣，长尺余，便于盘中跳走。游便饱食而归，安然无他。

幸 灵

高悝家有鬼怪，言语呵叱，投掷内外，不见人形。或器物自行再三发火。巫祝厌劾而不能绝。适值幸灵，乃要之。至门，见符索甚多，并取焚之。惟据轩小坐而去。其夕鬼怪即绝。

郭璞活马

赵固常乘一匹赤马以战征，甚所爱重。常系所住斋前，忽腹胀，少时死。郭璞从北过，因往诣之。门吏云：“将军好马，甚爱惜。今死，甚懊惋。”璞便语门吏云：“可入通，道吾能活此马，则必见我。”门吏闻之惊喜，即启固。固踊跃，令门吏走往迎之。始交寒温，便问：“卿能活我马乎？”璞曰：“我可活尔。”固欣喜，即问：“须何方术？”璞云：“得卿同心健儿二三十人，皆令持竹竿，于此东行三十里，当有邱陵林树，状若社庙。有此者，便当以竹竿搅扰打拍之。当得一物，便急持归。既得此物，马便活矣。”可是左右骁勇之士五十人使去。果如璞言，得大丛林，有一物似猴而非，走出。人共逐得，便抱持归。此物遥见死马，便跳梁欲往。璞令放之。此物便自走往马头间，嘘吸其鼻。良久，马起，喷奋奔迅，便不见此物。固厚赏给，璞得过江左。

镜 罍

王文献曾令郭璞筮己一年吉凶，璞曰：“当有小不吉利。可取广州二大罍，盛水，置床帐二角，名曰‘镜好’，以厌之。至某时，撤罍去水。如此其灾可消。”至日忘之。寻失铜镜，不知所在。后撤去水，乃见所失镜在于罍中。罍口数寸，镜大尺余。王公夏令璞筮镜罍之意。璞云：“撤罍违期，故至此妖。邪魅所为，无他故也。”使烧车辖而镜立出。

郭璞预属

中兴初，郭璞每自为卦，知其凶终。尝行经建康栅塘，逢一趋步少年，甚寒，便牵住，脱丝布袍与之。其人辞不受，璞曰：“但取，后自当知。”其人受而去。及当死，果此人行刑。旁人皆为求属。璞曰：“我托之久矣。”此人为之歔歔哽咽。行刑既毕，此人乃说。

杜 不 愆

高平郗超，字嘉宾，年二十余，得重病。庐江杜不愆，少就外祖郭璞学《易》卜，颇有经验。超令试占之。卦成，不愆曰：“案卦言之，卿所恙寻愈。然宜于东北三十里上官姓家，索其所养雄雉，笼而绊之，置东檐下。却后九日景午日午时，必当有野雌雉飞来，与交合。既毕，双飞去。若如此，不出

二十日，病都除。又是休应，年将八十，位极人臣。若但雌逝雄留者，病一周方差。年半八十，名位亦失。”超时正羸笃，虑命在旦夕，笑而答曰：“若保八十之半，便有余矣。一周病差，何足为淹。”然未之信。或劝依其言索雄，果得。至景午日，超卧南轩之下观之。至日晏，果有雌雉飞入笼，与雄雉交而去。雄雉不动。超叹息曰：“管、郭之奇，何以尚此！”超病逾年乃起。至四十，卒于中书郎。

搜神后记卷三

程 咸

程咸一作程武。字咸休。其母始怀咸，梦老公投药与之：“服此，当生贵子。”晋武帝时，历位至侍中，有名于世。

流 星 堕 瓮

袁真在豫州，遣女妓纪陵送阿薛、阿郭、阿马三妓与桓宣武。既至经时，三人半夜共出庭前月下观望，有铜瓮水在其侧。忽见一流星，夜从天直堕瓮中。惊喜共视，忽如二寸火珠，沉于水底，炯然明净，乃相谓曰：“此吉祥也，当谁应之？”于是薛、郭二人更以瓢杓接取，并不得。阿马最后取，星正入瓢中，便饮之，既而若有感焉。俄而怀桓玄。玄虽篡位不终，而数年之中，荣贵极矣。

掘 头 船

临淮公荀序，字休元，母华夫人，怜爱过常。年十岁，从南临归，经青草湖，时正帆风驶，序出塞郭，忽落水。比得下帆，已行数十里。洪波淼漫，母抚膺远望。少顷，见一掘

头船，渔父以楫棹船如飞，载序还之，云：“送府君还。”荀后位至常伯、长沙相，故云府君也。

禾 满

庐陵巴邱人文晁一作周冕。者，世以田作为业。年常田数十顷，家渐富。晋太元初，秋收已过，刈获都毕，明旦至田，禾悉复满，湛然如初。即便更获，所获盈仓。于此遂为巨富。

钱 孽

上虞魏全，家在县北。忽有一人，著孝子服，皂笠，手巾掩口，来诣全家，语曰：“君有钱一千万，铜器亦如之。大柳树钱在其下，取钱当得尔。于君家大不吉。仆寻为君取此。”便去。自尔出三十年，遂不复来。全家亦不取钱。

蜜蜂螫贼

元嘉元年，建安郡山贼百余人破郡治，抄掠百姓资产子女，遂入佛图，搜掠财宝。先是诸供养具，别封置一室。贼破户，忽有蜜蜂数万头，从衣簏出，同时噬螫。群贼身首肿痛，眼皆盲合，先诸所掠，皆弃而走。

陨 盗

蔡裔有勇气，声若雷震。尝有二偷儿入室，裔拊床一呼，二盗俱陨。

马溺消瘕

昔有一人，与奴同时得腹瘕病，治不能愈。奴既死，乃剖腹视之，得一白鳖，赤眼，甚鲜明。乃试以诸毒药浇灌之，并内药于鳖口，悉无损动。乃系鳖于床脚。忽有一客来看之，乘一白马。既而马溺溅鳖，鳖乃惶骇，欲疾走避溺，因系之不得去，乃缩藏头颈足焉。病者察之，谓其子曰：“吾病或可以救矣。”乃试取白马溺以灌鳖上，须臾便消成数升水。病者乃顿服升余白马溺，病豁然愈。

蕨茎化蛇

太尉郗鉴，字道徽，镇丹徒。曾出猎，时二月中，蕨始生。有一甲士，折食一茎，即觉心中淡淡或作潭潭。欲吐。因归，乃成心腹疼痛。经半年许，忽大吐，吐出一赤蛇，长尺余，尚活动摇。乃挂著屋檐前，汁稍稍出，蛇渐焦小。经一宿视之，乃是一茎蕨，犹昔之所食。病遂除。

斛 二 瘕

桓宣武时，有一督将，因时行病后虚热，更能饮复茗，必一斛二斗乃饱。才减升合，便以为不足。非复一日。家贫。后有客造之，正遇其饮复茗，亦先闻世有此病，仍令更进五升，乃大吐，有一物出，如升大，有口，形质缩绌，状如牛肚。客乃令置之于盆中，以一斛二斗复茗浇之。此物喻之都尽，而止觉小胀。又加五升，便悉混然从口中涌出。既吐此物，其病遂差。或问之：“此何病？”答云：“此病名斛二或作茗。瘕。”

桓 梅 同 梦

桓哲字明期，居豫章时，梅元龙为太守，先已病矣，哲往省之。语梅云：“吾昨夜忽梦见作卒，迎卿来作泰山府君。”梅闻之愕然，曰：“吾亦梦见卿为卒，着丧衣，来迎我。”经数日，复同梦如前，云“二十八日当拜”。至二十七日晡时，桓忽中恶腹满，就梅索麝香丸。梅闻，便令作凶具。二十七日，桓便亡。二十八日而梅卒。

华 歆 当 公

平原华歆，字子鱼，为诸生时，常宿人门外，主人妇夜产。有顷，两吏来诣其门，便相向辟易，欲退，却相谓曰：

“公在此。”因踟蹰良久。一吏曰：“籍当定，奈何得住？”乃前向子鱼拜，相将入。出，并行共语曰：“当与几岁？”一人云：“当与三岁。”天明，子鱼去。后欲验其事，至三岁，故往视儿消息，果三岁已死。乃自喜曰：“我固当公。”后果为太尉。

形魂离异

宋时有一人，忘其姓氏，与妇同寝。天晓，妇起出，后其夫寻亦出外。妇还，见其夫犹在被中眠。须臾，奴子自外来，云：“郎求镜。”妇以奴诈，乃指床上以示奴。奴云：“适从郎间来。”于是白驰其夫。夫大愕，便入。与妇共视被中人，高枕安寝，正是其形，了无一异。虑是其神魂，不敢惊动。乃共以手徐徐抚床，遂冉冉入席而灭。夫妇惋怖不已。少时，夫忽得疾，性理乖错，终身不愈。

董寿之

董寿之被诛，其家尚未知。妻夜坐，忽见寿之居其侧，叹息不已。妻问：“夜间何得而归？”寿之都不应答。有顷，出门绕鸡笼而行，笼中鸡惊叫。妻疑有异，持火出户视之，见血数升，而寿之失所在。遂以告姑，因与大小号哭，知有变。及晨，果得凶问。

魂车木马

宋时有诸生远学，其父母燃火夜作，儿忽至前，叹息曰：“今我但魂尔，非复生人。”父母问之，儿曰：“此月初病，以今日某时亡。今在琅邪任子成家，明日当殓，来迎父母。”父母曰：“去此千里，虽复颠倒，那得及汝？”儿曰：“外有车乘，但乘之，自得至矣。”父母从之上车，忽若睡，比鸡鸣，已至所在。视其驾乘，但魂车木马。遂与主人相见，临儿悲哀。问其疾消息，如言。

搜神后记卷四

徐玄方女

晋时，东平冯孝将为广州太守。儿名马子，年二十余，独卧廨中，夜梦见一女子，年十八九，言：“我是前太守北海徐玄方女，不幸蚤亡。亡来今已四年，为鬼所枉杀。案生录，当八十余，听我更生，要当有依马子乃得生活，又应为君妻。能从所委见救活不？”马子答曰：“可尔。”乃与马子克期当出。至期日，床前地头发正与地平，令人扫去，则愈分明，始悟是所梦见者。遂屏除左右人，便渐渐额出，次头面出，又次肩项形体顿出。马子便令坐对榻上，陈说语言，奇妙非常。遂与马子寝息。每诫云：“我尚虚尔。”即问何时得出，答曰：“出当得本命生日，尚未至。”遂往廨中，言语声音，人皆闻之。女计生日至，乃具教马子出己养之方法，语毕辞去。马子从其言，至日，以丹雄鸡一只，黍饭一盘，清酒一升，醢其丧前，去廨十余步。祭讫，掘棺出，开视，女身体貌全如故。徐徐抱出，着毡帐中，唯心下微暖，口有气息。令婢四人守养护之，常以青羊乳汁沥其两眼，渐渐能开，口能咽粥，既而能语。二百日中，持杖起行。一期之后，颜色肌肤气力悉复如常。乃遣报徐氏，上下尽来。选吉日下礼，聘为夫妇。生二儿一女：长男字元庆，永嘉初为秘书郎中；小男字敬度，

作太傅掾；女适济南刘子彦，征士延世之孙云。

干宝父妾

干宝字令升，其先新蔡人。父莹，有嬖妾。母至妒，宝父葬时，因生推婢著藏中。宝兄弟年小，不之审也。经十年而母丧，开墓，见其妾伏棺上，衣服如生。就视犹暖，渐渐有气息。輿还家，终日而苏。云宝父常致饮食，与之寝接，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辄语之，校之悉验。平复数年后方卒。宝兄尝病气绝，积日不冷。后遂寤，云见天地间鬼神事，如梦觉，不自知死。

陈良

晋太元中，北地人陈良与沛国刘舒友善，又与同郡李焉共为商贾。后大得利，焉杀良取物。死十许日，良忽苏活，得归家，说死时，见友人刘舒，舒久已亡，谓良曰：“去年春社日祠祀，家中斗争，吾实忿之，作一咒于庭前。卿归，岂能为我说此耶？”良故往报舒家，其怪亦绝。乃诣官疏李焉而伏罪。

李除

襄阳李除，中时气死，其妇守尸。至于三更，崛然起坐，搏妇臂上金钏甚遽。妇因助脱，既手执之，还死。妇伺察之，

至晓，心中更暖，渐渐得苏。既活，云：“为吏将去，比伴甚多，见有行货得免者，乃许吏金钏。吏令还，故归取以与吏。吏得钏，便放令还。见吏取钏去。”后数日，不知犹在妇衣内。妇不敢复著，依事咒埋。

郑 茂

郑茂病亡，殡殓讫，未得葬。忽然妇及家人梦茂云：“己未应死，偶闷绝尔，可开棺出我，烧车缸以熨头顶。”如言乃活。

李 仲 文 女

晋时，武都太守李仲文在郡丧女，年十八，权假葬郡城北。有张世之代为郡。世之男字子长，年二十，侍从在廨中。夜梦一女，年可十七八，颜色不常，自言：“前府君女，不幸早亡。会今当更生。心相爱乐，故来相就。”如此五六夕。忽然昼见，衣服薰香殊绝。遂为夫妻，寢息，衣皆有污，如处女焉。后仲文遣婢视女墓，因过世之妇相问。入廨中，见此女一只履在子长床下。取之啼泣，呼言发冢。持履归，以示仲文。仲文惊愕，遣问世之：“君儿何由得亡女履耶？”世之呼问，儿具道本末。李、张并谓可怪。发棺视之，女体已生肉，姿颜如故，右脚有履，左脚无也。子长梦女曰：“我比得生，今为所发。自尔之后遂死，肉烂不得生矣。万恨之心，当复何言！”涕泣而别。

虎 符

魏时，寻阳县北山中蛮人有术，能使人化作虎。毛色爪牙，悉如真虎。乡人“乡”字上一多“余”字。周眡有一奴，使入山伐薪。奴有妇及妹，亦与俱行。既至山，奴语二人云：“汝且上高树，视我所为。”如其言。既而入草，须臾，见一大黄斑虎从草中出，奋迅吼唤，甚可畏怖。二人大骇。良久还草中，少时复还为人，语二人云：“归家慎勿道。”后遂向等辈说之。周寻得知，乃以醇酒饮之，令熟醉。使人解其衣服及身体，事事详悉，了无他异。唯于髻发中得一纸，画作大虎，虎边有符，周密取录之。奴既醒，唤问之。见事已露，遂具说本末云：“先尝于蛮中告余，有蛮师云有此术，乃以三尺布，数升米糲，一赤雄鸡，一升酒，授得此法。”

化 鼃

魏清河宋士宗母，以黄初中夏天于浴室里浴，遣家中子女阖户。家人于壁穿中，窥见浴盆水中有一大鼃。遂开户，大小悉入，了不与人相承当。先著银钗犹在头上。相与守之涕泣，无可奈何。出外去，甚驶，逐之不可及，便入水。后数日，忽还。巡行舍宅，如平生，了无所言而去。时人谓士宗应行丧，士宗以母形虽变而生理尚存，竟不治丧。与江夏黄母相似。

搜神后记卷五

白水素女

晋安帝时，侯官人谢端，少丧父母，无有亲属，为邻人所养。至年十七八，恭谨自守，不履非法。始出居，未有妻，邻人共愍念之，规为娶妇，未得。端夜卧早起，躬耕力作，不舍昼夜。后于邑下得一大螺，如三升壶。以为异物，取以归，贮瓮中。畜之十数日。端每早至野还，见其户中有饭饮汤火，如有人为者。端谓邻人为之惠也。数日如此，便往谢邻人。邻人曰：“吾初不为是，何见谢也？”端又以邻人不喻其意，然数尔如此，后更实问，邻人笑曰：“卿已自取妇，密著室中炊爨，而言吾为之炊耶？”端默然心疑，不知其故。后以鸡鸣出去，平早潜归，于篱外窃窥其家中。见一少女，从瓮中出，至灶下燃火。端便入门，径至瓮所视螺，但见壳。乃到灶下问之曰：“新妇从何所来，而相为炊？”女大惶惑，欲还瓮中，不能得去，答曰：“我天汉中白水素女也。天帝哀卿少孤，恭慎自守，故使我权为守舍炊烹。十年之中，使卿居富得妇，自当还去。而卿无故窃相窥掩。吾形已见，不宜复留，当相委去。虽然，尔后自当少差。勤于田作，渔采治生。留此壳去，以贮米谷，常可不乏。”端请留，终不肯。时天忽风雨，翕然而去。端为立神座，时节祭祀。居常饶足，不致大富耳。于

是乡人以女妻之。后仕至令长云。今道中素女祠是也。

清溪庙神

晋太康中，谢家沙门竺昙遂，年二十余，白皙端正，流俗沙门，长行经清溪庙前过，因入庙中看。暮归，梦一妇人来，语云：“君当来作我庙中神，不复久。”昙遂梦问：“妇人是谁？”妇人云：“我是清溪庙中姑。”如此一月许，便病。临死，谓同学年少曰：“我无福，亦无大罪，死乃当作清溪庙神。诸君行便，可过看之。”既死后，诸年少道人诣其庙。既至，便灵语相劳问，声音如昔时。临去云：“久不闻呗声，思一闻之。”其伴慧觀便为作呗讖，其神犹唱赞。语云：“歧路之诀，尚有凄怆。况此之乖，形神分散。窃冥之叹，情何可言。”既而歔歔不自胜，诸道人等皆为流涕。

王导子悦

王导子悦为中书郎，导梦人以百万钱买悦，导潜为祈祷者备矣。寻掘地，得钱百万，意甚恶之，一一皆藏闭。及悦疾笃，导忧念特至，秋日不食。忽见一人，形状甚伟，被甲持刀。问是何人，曰：“仆，蒋侯也。公儿不佳，欲为请命，故来尔。公勿复忧。”导因与之食，遂至数升。食毕，勃然谓导曰：“中书命尽，非可救也。”言讖不见。悦亦殒绝。

吴望子

会稽^{鄞音懋}县东野有女子姓吴，字望子。路忽见一贵人，俨然端坐，即蒋侯象也。因掷两橘与之。数数形见，遂隆情好。望子心有所欲，辄空中得之。常思脍，一双鲤自空而至。

木像弯弓

孙恩作逆时，吴兴分乱，一男子忽急突入蒋侯庙。始入门，木像弯弓射之，即卒。行人及守庙者，无不皆见。

白头公

晋太元中，乐安高衡为魏郡太守，戍石头。其孙雅之，在廐中，云有神来降，自称白头公，拄杖光辉照屋。白头公，白玉也。与雅之轻举宵行，暮至京口来还。后雅之父子为桓玄所杀。

临贺太守

永和中，义兴人姓周，出都，乘马，从两人行。未至村，日暮。道边有一新草小屋，一女子出门，年可十六七，姿容端正，衣服鲜洁。望见周过，谓曰：“日已向暮，前村尚远。临贺诿得至？”周便求寄宿。此女为燃火作食。向一更中，闻

外有小儿唤阿香声，女应诺。寻云：“官唤汝推雷车。”女乃辞行，云：“今有事当去。”夜遂大雷雨。向晓，女还。周既上马，看昨所宿处，止见一新冢，冢口有马尿及余草。周甚惊惋。后五年，果作临贺太守。

何参军女

豫章人刘广，刘或作王。年少未婚。至田舍，见一女子，云：“我是何参军女，年十四而夭，为西王母所养，使与下土人交。”广与之缠绵。其日，于席下得手巾，裹鸡舌香。其母取巾烧之，乃是火浣布。

灵 见

桓大司马从南州还，拜简文皇帝陵，左右觉其有异。既登车，谓从者曰：“先帝向遂灵见。”既不述帝所言，故众莫之知。但见将拜时，频言“臣不敢”而已。又问左右殷涓形貌。有人答：“涓为人肥短，黑色甚丑。”桓云：“向亦见在帝侧，形亦如此。”意恶之。遂遇疾，未几而薨。

搜神后记卷六

陈 阿 登

汉时，会稽句章人至东野还，暮，不及至家。见路旁小屋燃火，因投宿止。有一少女，不欲与丈夫共宿，呼邻人家女自伴，夜共弹箜篌。问其姓名，女不答。弹弦而歌曰：“连绵葛上藤，一绶或作缓。复一绶。欲知我姓名，姓陈名阿登。”明至东郭外，有卖食母在肆中，此人寄坐，因说昨所见。母闻阿登，惊曰：“此是我女，近亡，葬于郭外。”

张 姑 子

汉时诸暨县吏吴详者，憚役委顿，将投窜深山。行至一溪，日欲暮，见年少女子来，衣甚端正。女曰：“我一身独居，又无邻里，唯有一孤姬，相去十余步尔。”详闻甚悦，便即随去。行一里余，即至女家，家甚贫陋。为详设食。至一更竟，忽闻一姬唤云：“张姑子。”女应曰：“喏。”详问是谁，答云：“向所道孤独姬也。”二人共寢息。至晓鸡鸣，详去，二情相恋，女以紫手巾赠详，详以布手巾报之。行至昨所应处，过溪。其夜大水暴溢，深不可涉。乃回向女家，都不见昨处，但有一冢尔。

箏笛浦官船

庐江箏笛浦，浦有大舶，覆在水中，云是曹公舶船。尝有渔人夜宿其旁，以船系之，但闻箏笛弦节之声及香气氤氲。渔人又梦人驱遣云：“勿近官船。”此人惊觉，即移船去。相传云曹公载数妓船覆于此，今犹存焉。

崔少府

卢充猎，见獐便射，中之。随逐，不觉远。忽见一里门，如府舍。问铃下，铃下对曰：“崔少府府也。”进见少府，少府语充曰：“尊府君为索小女婚，故相迎耳。”三日婚毕，以车送充至家。母问之，具以状对。既与崔别后四年之三月三日，充临水戏。遥见水边有犊车，乃往开车户。见崔女与三岁儿共载，情意如初。抱儿还充，又与金钁而别。

鲁子敬墓

王伯阳家在京口，宅东有大冢，相传云是鲁肃墓。伯阳妇，郗鉴兄女也，丧亡，王平其冢以葬。后数年，伯阳白日在厅事，忽见一贵人，乘平肩輿，与侍从数百人，马皆络铁，径来坐，谓伯阳曰：“我是鲁子敬，安冢在此二百许年。君何故毁坏吾冢？”因顾左右：“何不举手！”左右牵伯阳下床，乃以刀环击之数百而去。登时绝死。良久复苏，被击处皆发疽

溃，寻便死。一说王伯阳亡，其子营墓，得一漆棺，移至南冈，夜梦肃怒云：“当杀汝父。”寻复梦见伯阳云：“鲁肃与吾争墓，若日夜不得安。”后于灵座褥上见血数升，疑鲁肃之故也。墓今在长广桥东一里。

承 俭

承俭者，东莞人。病亡，葬本县界。后十年，忽夜与其县令梦云：“没故民承俭，人今见劫，明府急见救！”令便敕内外装束，作百人仗，便令驰马往冢上。日已向出，天忽大雾，对面不相见，但闻冢中汹汹破棺声。有二人坟上望，雾暝不见人往。令既至，百人同声大叫，收得冢中三人。坟上二人遂得逃走。棺未坏，令即使人修复之。其夜，令又梦俭云：“二人虽得走，民悉志之：一人面上有青志，如藿叶；一人断其前两齿折。明府但案此寻觅，自得也。”令从其言追捕，并擒获。

上 虞 人

荊州刺史殷仲堪，布衣时，在丹徒，忽梦见一人，自说己是上虞人，死亡，浮丧漂流江中，明日当至。“君有济物之仁，岂能见移？著高燥处，则恩及枯骨矣。”殷明日与诸人共江上看，果见一棺，逐水流下，飘飘至殷坐处。令人牵取，题如所梦。即移著冈上，酌以酒饭。是夕，又梦此人来谢恩。

韩 冢 人

晋升平中，徐州刺史索逊乘船往晋陵。会暗发，回河行数里。有人求索寄载，云：“我家在韩冢，脚痛不能行，寄君船去。”四更守至韩冢，此人便去。逊遣人牵船，过一渡，施力殊不便，骂此人曰：“我数里载汝来，径去，不与人牵船。”欲与痛手。此人便还与牵，不觉用力而得渡。人便径入诸冢间。逊疑非人，使窃寻看。此人经冢间，便不复见。须臾复出，至一冢呼曰：“载公。”有出应者。此人云：“我向载人船来，不与共牵，奴便欲打我。今当往报之。欲暂借甘罗来。”载公曰：“坏我甘罗，不可得。”此人云：“无所苦，我试之耳。”逊闻此，即还船。须臾，岸上有物来，赤如百斛簫，长二丈许，径来向船。逊便大呼：“奴载我船，不与我牵，不得痛手！方便载公甘罗，今欲击我。我今日即打坏奴甘罗。”言讫，忽然便失，于是遂进。

四 人 捉 马

晋元熙中，上党冯述为相府吏，将假归虎牢。忽逢四人，各持绳及杖，来赴述。述策马避，马不肯进。四人各捉马一足，倏然便到河上。问述：“欲渡否？”述曰：“水深不测，既无舟楫，如何得渡？君正欲见杀尔。”四人云：“不相杀，当持君赴官。”遂复捉马脚涉河而北。述但闻波浪声，而不觉水。垂至岸，四人相谓曰：“此人不净，那得将去？”时述有弟丧

服，深恐鬼离之，便当溺水死，乃鞭马作势，径得登岸。述辞谢曰：“既蒙恩德，何敢复烦劳。”

异物如鸟

安丰侯王戎，字濬冲，琅邪临沂人也。尝赴人家殡殓，主人治棺未竟，送者悉入厅事上，安丰在车中卧。忽见空中有一异物，如鸟，熟视转大，渐近，见一乘赤马车，一人在中，著帻，赤衣，手持一斧。至地下车，径入王车中，回几容之。谓王曰：“君神明清照，物无隐情。亦有事，故来相从。然当为君一言：凡人家殡殓葬送，苟非至亲，不可急往。良不获已，可乘青牛，令髡奴御之，及乘白马，则可禳之。”因谓戎：“君当致位三公。”语良久。主人内棺当殡，众客悉入，此鬼亦入。既入户，鬼便持斧行棺墙上。有一亲趋棺，欲与亡人诀。鬼便以斧正打其额，即倒地。左右扶出。鬼于棺上，视戎而笑。众悉见鬼持斧而出。

腹中鬼

李子豫，少善医方，当代称其通灵。许永为豫州刺史，镇历阳。其弟得病，心腹疼痛十余年，殆死。忽一夜，闻屏风后有鬼谓腹中鬼曰：“何不速杀之？不然，李子豫当从此过。以朱丸打汝，汝其死矣。”腹中鬼对曰：“吾不畏之。”及旦，许永遂使人候子豫，果来。未入门，病者自闻中有呻吟声。及子豫入视，曰：“鬼病也。”遂于巾箱中出八毒赤丸子与服之。

须臾，腹中雷鸣鼓转，大利数行，遂差。今八毒丸方是也。

盛道儿

宋元嘉十四年，广陵盛道儿亡，托孤女于妇弟申翼之。服阕，翼之以其女嫁北乡严齐息，寒门也，丰其礼赂，始成婚。道儿忽空中怒曰：“吾喘唾乏气，举门户以相托。如何昧利忘义，结婚微族。”翼之乃大惶愧。

历阳神祠

晋淮南胡茂回，能见鬼。虽不喜见，而不可止。后行至扬州，还历阳。城东有神祠，正值民将巫祝祀之。至须臾顷，有群鬼相叱曰：“上官来！”各迸走出祠去。回顾，见二沙门来入祠中。诸鬼两两三三相抱持，在祠边草中伺望。望见沙门，皆有怖惧。须臾，二沙门去后，诸鬼皆还祠中。回于是信佛，遂精诚奉事。

鬼设网

有一伧小儿，放牛野中，伴辈数人。见一鬼依诸丛草间，处处设网，欲以捕人。设网后未竟，伧小儿窃取前网，仍以罾捕，即缚得鬼。

懊恼歌

庐江杜谦为诸暨令。县西山下有一鬼，长三丈，著赭布裤褶，在草中拍张。又脱褶掷草上，作《懊恼歌》。百姓皆看之。

朱 弼

会稽朱弼为王国郎中令，营立第舍，未成而卒。同郡谢子木代其事，以弼死亡，乃簿书多张功费，长百余万，以其赃诬弼，而实自入。子木夜寝，忽闻有人道弼姓字者。俄顷而到子木堂前，谓之曰：“卿以枯骨腐肉专可得诬，当以某日夜更典对证。”言终，忽然不见。

误中鬼脚

夏侯综为庾安西参军，常见鬼乘车骑马满道，与人无异。尝与人载行，忽牵人语，指道上一小儿云：“此儿正须大病。”须臾，此儿果病，殆死。其母闻之，诘综。综云：“无他，此儿向于道中掷涂，误中一鬼脚。鬼怒，故病汝儿尔。得以酒饭遗鬼，即差。”母如言而愈。

范后之妻

顺阳范后，母丧当葬。前母墓在顺阳，往视之。既至而坟垅杂沓，难可识别，不知何许。袁彦仁时为豫州，往看之，因云：“闻有一人见鬼。”范即如言，令物色觅之。比至，云：“墓中一人衣服颜状如此。”即开墓，棺物皆烂，冢中灰壤深尺余，意甚疑之。试令人以足拨灰中土，冀得旧物，果得一砖，铭云“范坚之妻”。然后信之。

竺 法 师

沙门竺法师，会稽人也，与北中郎王坦之周旋甚厚。每共论死生罪福报应之事茫昧难明，因便共要，若有先死者，当相报语。后经年，王于庙中忽见法师来，曰：“贫道以某月日命故，罪福皆不虚，应若影响。檀越惟当勤修道德，以升跻神明耳。先与君要，先死者相报，故来相语。”言讫，忽然不见。坦之寻亦卒。

白布裤鬼

乐安刘池苟家在夏口，忽有一鬼来住刘家。初因暗，仿佛见形如人，著白布裤。自尔后，数日一来，不复隐形，便不去。喜偷食，不以为患，然且难之。初不敢呵骂。吉翼子者，强梁不信鬼，至刘家，谓主人曰：“卿家鬼何在？唤来，

今为卿骂之！”即闻屋梁作声。时大有客，共仰视，便纷纭掷一物下，正著翼子面，视之，乃主人家妇女褰衣，恶犹著焉。众共大笑为乐。吉大惭，洗面而去。有人语刘：“此鬼偷食，乃食尽，必有形之物，可以毒药中之。”刘即于他家煮野葛，取二升汁，密赍还家。向夜，举家作粥糜，食余一瓯，因泻葛汁著中，置于几上，以盆覆之。人定后，闻鬼从外来，发盆啖糜。既讫，便掷破瓯走去。须臾间，在屋头吐，嗔怒非常，便棒打窗户。刘先已防备，与斗。亦不敢入。至四更中，然后遂绝。

搜神后记卷七

虹化丈夫

庐陵巴邱人陈济者，作州吏。其妇秦，独在家。常有一丈夫，长丈余，仪容端正，著绛碧袍，采色炫耀，来从之。后常相期于一山涧间。至于寝处，不觉有人道相感接。如是数年。比邻人观其所至辄有虹见。秦至水侧，丈夫以金瓶引水共饮。后遂有身，生而如人，多肉。济假还，秦惧见之，乃纳儿著瓮中。此丈夫以金瓶与之，令覆儿，云：“儿小，未可得将去。不须作衣，我自衣之。”即与绛囊以裹之，令可时出与乳。于时风雨暝晦，邻人见虹下其庭，化为丈夫，复少时，将儿去，亦风雨暝晦。人见二虹出其家。数年而来省母。后秦适田，见二虹于涧，畏之。须臾见大夫，云：“是我，无所畏也。”从此乃绝。

山 獯

宋元嘉初，富阳人姓王，于穷渚中作蟹断。旦往观之，见一材长二尺许，在断中。而断裂开，蟹出都尽。乃修治断，出材岸上。明往视之，材复在断中，断败如前。王又治断出材。明晨视，所见如初。王疑此材妖异，乃取内蟹笼中，拏头担

归，云：“至家，当斧斫燃之。”未至家二三里，闻笼中倅倅动。转头顾视，见向材头变成一物，人面猴身，一身一足。语王曰：“我性嗜蟹，比日实入水破君蟹断，入断食蟹。相负已尔，望君见恕，开笼出我。我是山神，当相佑助，并令断得大蟹。”王曰：“如此暴人，前后非一，罪自应死。”此物恳告，苦请乞放。王回顾不应。物曰：“君何姓名？我欲知之。”频问不已，王遂不答。去家转近，物曰：“既不放我，又不告我姓名，当复何计？但应就死耳！”王至家，炽火焚之，后寂然无复声。土俗谓之山獠，云知人姓名，则能中伤人。所以勤勤问王，欲害人自免。

平 阳 陨 肉

刘聪伪建元元年正月，平阳地震，其崇明观陷为池，水赤如血，赤气至天，有赤龙奋迅而去。流星起于牵牛，入紫微，龙形委蛇，其光照地，落于平阳北十里。视之则肉，臭闻于平阳，长三十步，广二十七步。肉旁尝有哭声，昼夜不止。数日，聪后刘氏，产一蛇一兽，各害人而走。寻之不得。顷之，见于陨肉之旁。俄而刘氏死，哭声自绝。

周子文失魂

晋中兴后，谯郡周子文，家在晋陵。少时喜射猎，常入山，忽山岫间有一人，长五六丈，手捉弓箭，箭镞头广二尺许，白如霜雪，忽出声唤曰：“阿鼠。”子文小字。子文不觉

应曰：“喏。”此人便牵弓满镞向子文，子文便失魂厌伏。

毛 人

晋孝武世，宣城人秦精，常入武昌山中采茗，忽遇一人，身長丈余，遍体皆毛，从山北来。精见之，大怖，自谓必死。毛人径牵其臂，将至山曲，入大丛茗处，放之便去。精因采茗。须臾复来，乃探怀中二十枚橘与精，甘美异常。精甚怪，负茗而归。

朱 衣 人

会稽盛逸，常晨兴，路未有行人，见门外柳树上有一人，长二尺，衣朱衣冠冕，俯以舌舐树叶上露。良久，忽见逸，神意惊遽，即隐不见。

两 头 人

宋永初三年，谢南康家婢行，逢一黑狗，语婢云：“汝看我背后。”婢举头，见一人长三尺，有两头。婢惊怖返走，人狗亦随婢后，至家庭中，举家避走。婢问狗：“汝来何为？”狗云：“欲乞食尔。”于是婢为设食。并食食讫，两头人出。婢因谓狗曰：“人已去矣。”狗曰：“正已复来。”良久乃没，不知所在。后家人死丧殆尽。

壁 中 一 物

宋襄城李颐，其父为人不信妖邪。有一宅，由来凶不可居，居者辄死。父便买居之。多年安吉，子孙昌炽。为二千石，当徙家之官，临去，请会内外亲戚。酒食既行，父乃言曰：“天下竟有吉凶否？此宅由来言凶，自吾居之，多年安吉，乃得迁官，鬼为何在？自今已后，便为吉宅。居者住止，心无所嫌也。”语讫如厕。须臾，见壁中有一物，如卷席大，高五尺许，正白。便还，取刀中之，中断，化为两人。复横斫之，又成四人。便夺取刀，反斫杀李。持至坐上，斫杀其子弟。凡姓李者必死，惟异姓无他。颐尚幼，在抱。家内知变，乳母抱出后门，藏他家。止其一身获免。颐字景真，位至湘东太守。

狗 变 形

宋王仲文为河南郡主簿，居缑氏县北。得休，因晚行泽中，见车后有白狗，仲文甚爱之。欲取之，忽变形如人，状似方相，目赤如火，磋牙吐舌，甚可憎恶。仲文大怖，与奴共击之，不胜而走。告家人，合十余人，持刀捉火，自来视之，不知所在。月余，仲文忽复见之。与奴并走，未到家，伏地俱死。

搜神后记卷八

二人著乌衣

王机为广州刺史，入厕，忽见二人著乌衣，与机相捍。良久擒之，得二物，如乌鸭。以问鲍靓，靓曰：“此物不祥。”机焚之，径飞上天。寻诛死。

火变蝴蝶

晋义熙中，乌伤葛辉夫，在妇家宿。三更后，有两人把火至阶前。疑是凶人，往打之。欲下杖，悉变成蝴蝶，缤纷飞散。有冲辉夫腋下，便倒地，少时死。

诸葛长民

诸葛长民富贵后，常一月中辄十数夜眠中惊起跳踉，如与人相打。毛修之尝与同宿，见之惊愕，问其故，答曰：“正见一物，甚黑而有毛，脚不分明，奇健，非我无以制之也。”后来转数。屋中柱及椽桷间，悉见有蛇头。令人以刃悬斫，应刃隐藏。去辄复出。又捣衣杵相与语，如人声，不可解。于壁见有巨手，长七八尺，臂大数围。令斫之，忽然不见。未

几伏诛。

死 人 头

新野庾谨，母病，兄弟三人，悉在侍疾。白日常燃火，忽见帐带自卷自舒，如此数四。须臾间，床前闻狗声异常。举家共视，了不见狗，见一死人头在地，头犹有血，两眼尚动，甚可憎恶。其家怖惧，乃不持出门，即于后园中瘞之。明日往视，乃出土上，两眼犹尔，即又埋之。后日复出，乃以砖头合埋之，遂不复出。他日，其母便亡。

人 头 堕

王绥字彦猷，其家夜中梁上无故有人头堕于床，而流血滂沱。俄拜荊州刺史，坐父愉之谋，与弟纳并被诛。

髑 髅 百 头

晋永嘉五年，张一作高。荣为高平戍逻主。时曹嶷贼寇离乱，人民皆坞垒自保固。见山中火起，飞埃绝焰十余丈，树颠火焱，响动山谷。又闻人马铠甲声，谓嶷贼上，人皆惶恐，并戒严出，将欲击之。乃引骑到山下，无有人，但见碎火来晒人，袍铠马毛鬣皆烧。于是军人走还。明日往视，山中无燃火处。惟见髑髅百头，布散在山中。

葱 缩

新野赵贞家，园中种葱，未经袖拔。忽一日，尽缩入地。后经岁余，贞之兄弟相次分散。

吴 氏 梓

吴聂友，字文悌，豫章新淦古暗切。人。少时贫贱，常好射猎。夜照见一白鹿，射中之。明寻踪，血既尽，不知所在，且已饥困，便卧一梓树下。仰见射箭著树枝上，视之，乃是昨所射箭。怪其如此。于是还家赍粮，率子弟，持斧以伐之。树微有血，遂裁截为板二枚，牵著陂塘中。板常沉没，然时复浮出。出，家辄有吉庆。每欲迎宾客，常乘此板。忽于中流欲没，客大惧，友呵之，还复浮出。仕宦大如愿，位至丹阳太守。在郡经年，板忽随至石头。外司白云：“涛中板入石头来。”友惊曰：“板来，必有意。”即解职归家。下船，便闭户，二板挟两边，一日即至豫章。尔后板出，便反为凶祸。家大轹轳。今新淦北二十里余，曰封溪，有聂友截梓树板涛泮柯处。有梓树，今犹存。乃聂友向日所栽，枝叶皆向下生。

搜神后记卷九

素衣女子

钱塘人姓杜，船行。时大雪日暮，有女子素衣来岸上。杜曰：“何不入船？”遂相调戏。杜阁船载之。后成白鹭，飞去。杜恶之，便病死。

虎卜吉

丹阳人沈宗，在县治下，以卜为业。义熙中，左将军檀侯镇姑孰，好猎，以格虎为事。忽有一人，著皮裤，乘马，从一人，亦著皮裤；以纸裹十余钱，来诣宗卜，云：“西去觅食好，东去觅食好？”宗为作卦，卦成，告之：“东向吉，西向不利。”因就宗乞饮，内口著瓯中，状如牛饮。既出，东行百余步，从者及马皆化为虎。自此以后，虎暴非常。

熊穴

晋升平中，有人入山射鹿。忽堕一坎，窅然深绝。内有数头熊子。须臾，有一大熊来，瞪视此人。人谓必以害己。良久，出藏果，分与诸子。末后作一分，置此人前。此人饥甚，

于是冒死取啖之。既而转相狎习。熊母每旦出，觅果食还，辄分此人，赖以延命。熊子后大，其母一一负之而出。子既尽，人分死坎中，穷无出路。熊母寻复还入，坐人边。人解其意，便抱熊足，于是跃出。竟得无他。

鹿 女 脯

淮南陈氏，于田中种豆，忽见二女子，姿色甚美，著紫纈襦，青裙，天雨而衣不湿。其壁先挂一铜镜，镜中见二鹿，遂以刀斫获之，以为脯。

猴 私 宫 妓

晋太元中，丁零王翟昭后宫养一猕猴，在妓女房前。前后妓女，同时怀妊，各产子三头，出便跳跃。昭方知是猴所为，乃杀猴及子。妓女同时号哭。昭问之，云：“初见一年少，著黄练单衣，白纱帡，甚可爱，笑语如人。”

乌 龙

会稽句章民张然，滞役在都，经年不得归。家有少妇，无子，惟与一奴守舍，妇遂与奴私通。然在都养一狗，甚快，名曰“乌龙”，常以自随。后假归，妇与奴谋，欲得杀然。然及妇作饭食，共坐下食。妇语然：“与君当大别离，君可强啖。”然未得啖，奴已张弓拔矢当户，须然食毕。然涕泣不食，乃

以盘中肉及饭掷狗，祝曰：“养汝数年，吾当将死，汝能救我否？”狗得食不啖，惟注睛舐唇视奴。然亦觉之。奴催食转急，然决计，拍膝大呼曰：“乌龙与手！”狗应声伤奴。奴失刀仗倒地，狗咋其阴，然因取刀杀奴。以妇付县，杀之。

杨 生 狗

晋太和中，广陵人杨生，养一狗，甚爱怜之，行止与俱。后生饮酒醉，行大泽草中，眠，不能动。时方冬月燎原，风势极盛。狗乃周章号唤，生醉不觉。前有一坑水，狗便走往水中还，以身洒生左右草上。如此数次，周旋跬步，草皆沾湿。火至免焚。生醒，方见之。尔后生因暗行，堕于空井中，狗呻吟彻晓。有人经过，怪此狗向井号，往视，见生。生曰：“君可出我，当有厚报。”人曰：“以此狗见与，便当相出。”生曰：“此狗曾活我已死，不得相与。余即无惜。”人曰：“若尔，便不相出。”狗因下头目井。生知其意，乃语路人云：“以狗相与。”人即出之，系之而去。却后五日，狗夜走归。

蔡 詠 家 狗

晋穆、哀之世，领军司马济阳蔡詠家狗，夜辄群众相吠，往视便伏。后日，使人夜伺，有一狗，著黄衣，白衿，长五六尺，众狗共吠之。寻迹，定是詠家老黄狗，即打杀之。吠乃止。

张平家狗

代郡张平者，苻坚时为贼帅，自号并州刺史。养一狗，名曰“飞燕”，形若小驴。忽夜上厅事屋上行，行声如平常。未经年，果为鲜卑所逐，败走，降苻坚。未几便死。

老黄狗

太叔王氏，后娶庾氏女，年少色美。王年六十，常宿外，妇深无欣。后忽一夕，见王还，燕婉兼常。昼坐，因共食。奴从外来，见之大惊。以白王。王遽入，伪者亦出。二人交会中庭，俱著白帻，衣服形貌如一。真者便先举杖打伪者，伪者亦报打之。二人各敕子弟，令与手。王儿乃突前痛打，是一黄狗，遂打杀之。王时为会稽府佐，门士云：“恒见一老黄狗，自东而来。”其妇大耻，病死。

林虑山亭犬

林虑山下有一亭，人每过此宿者辄病死。云尝有十余人，男女杂沓，衣或白或黄，辄蒲博相戏。时有郅伯夷者，宿于此亭，明烛而坐诵经。至中夜，忽有十余人来，与伯夷并坐蒲博。伯夷密以镜照之，乃是群犬。因执烛起，阳误以烛烧其衣，作燃毛气。伯夷怀刀，捉一人刺之。初作人唤，遂死成犬。余悉走去。

羊 炙

顾霏者，吴之豪士也。曾送客于升平亭。时有一沙门在座，是流俗道人。主人欲杀一羊，羊绝绳便走，来投入此道人膝中，穿头向袈裟下。道人不能救，即将去杀之。既行炙，主人便先割以啖道人。道人食炙下喉，觉炙行走皮中，毒痛不可忍。呼医来针之，以数针贯其炙，炙犹动摇。乃破出视之，故是一膋肉耳。道人于此得疾，遂作羊鸣，吐沫。还寺，少时卒。

古冢老狐

吴郡顾旃，猎至一岗，忽闻人语声云：“咄！咄！今年衰。”乃与众寻觅。岗顶有一阱，是古时冢，见一老狐蹲冢中，前有一卷簿书，老狐对书屈指，有所计校。乃放犬咋杀之。取视簿书，悉是奸人女名。已经奸者，乃以朱钩头。所疏名有百数，旃女正在簿次。

狐带香囊

襄阳习凿齿，字彦威，为荆州主簿，从桓宣武出猎。时大雪，于江陵城西见草上雪气出。伺观，见一黄物，射之，应箭死。往取，乃一老雄狐，脚上带绛绫香囊。

放 伯 裘

宋酒泉郡，每太守到官，无几辄死。后有渤海陈斐见授此郡，忧恐不乐，就卜者占其吉凶。卜者曰：“远诸侯，放伯裘。能解此，则无忧。”斐不解此语，答曰：“君去，自当解之。”斐既到官，侍医有张侯，直医有王侯，卒有史侯、董侯等，斐心悟曰：“此谓诸侯。”乃远之。即卧，思“放伯裘”之义，不知何谓。至夜半后，有物来斐被上，斐觉，以被冒取之，物遂跳踉，匍匐作声。外人闻，持火入，欲杀之。魅乃言曰：“我实无恶意，但欲试府君耳。能一相赦，当深报君恩。”斐曰：“汝为何物，而忽干犯太守？魅曰：“我本千岁狐也。今变为魅，垂化为神，而正触府君威怒，甚遭困厄。我字伯裘，若府君有急难，但呼我字，便当自解。”斐乃喜曰：“真‘放伯裘’之义也。”即便放之。小开被，忽然有光，赤如电，从户出。明夜有敲门者，斐问是谁，答曰：“伯裘。”问：“来何为？”答曰：“白事。”问曰：“何事？”答曰：“北界有贼奴发也。”斐按发则验。每事先以语斐。于是境界无毫发之奸，而咸曰圣府君。后经月余，主簿李音共斐侍婢私通。既而惧为伯裘所白，遂与诸仆谋杀斐。伺傍无人，便与诸仆持仗直入，欲格杀之。斐惶怖，即呼：“伯裘来救我！”即有物如曳一疋绛，割然作声。诸仆伏地失魂，乃以次缚取。考询皆服，云：“斐未到官，音已惧失权，与诸仆谋杀斐。会诸仆见斥，事不成。”斐即杀音等。伯裘乃谢斐曰：“未及白音奸情，乃为府

君所召。虽效微力，犹用惭惶。”后月余，与斐辞曰：“今后当上天去，不得复与府君相往来也。”遂去不见。

搜神后记卷十

蛟 子

长沙有人，忘其姓名，家住江边。有女子，渚次浣衣，觉身中有异，复不以为患，遂妊身。生三物，皆如鰮^{音提}鱼。女以己所生，甚怜异之。乃著澡盘水中养之。经三月，此物遂大，乃是蛟子。各有字：大者为“当洪”，次者为“破阻”，小者为“扑岸”。天暴雨水，三蛟一时俱去，遂失所在。后天欲雨，此物辄来。女亦知其当来，便出望之。蛟子亦举头望母，良久方去。经年后，女亡。三蛟子一时俱至墓所哭之，经日乃去。闻其哭声，状如狗嗥。

蛟 庇 舍

安城平都县尹氏，居在郡东十里曰黄村，尹佃舍在焉。元嘉二十三年六月中，尹儿年十三，守舍，见一人年可二十许，骑白马，张伞，及从者四人，衣并黄色，从东方而来。至门，呼尹儿：“来暂寄息。”因入舍中庭下，坐床，一人捉伞覆之。尹儿看其衣，悉无缝，马五色斑，似鳞甲而无毛。有顷，雨气至。此人上马去，回顾尹儿曰：“明日当更来。”尹儿观其去，西行，蹶虚而渐升，须臾，云气四合，白昼为之晦暝。明

日，大水暴出，山谷沸涌，邱壑淼漫。将淹尹舍，忽见大蛟长三丈余，盘屈庇其舍焉。

虬 塘

武昌虬山有龙穴，居人每见神虬飞翔出入。岁旱祷之，即雨。后人筑塘其下，曰虬塘。

斫 雷 公

吴兴人章苟者，五月中，于田中耕，以饭置菰里，每晚取食，饭亦已尽。如此非一。后伺之，见一大蛇偷食。苟遂以铍斫之，蛇便走去。苟逐之，至一坂，有穴，便入穴，但闻啼声云：“斫伤我矣！”或言：“当何如？”或云：“付雷公，令霹雳杀奴。”须臾，云雨冥合，霹雳覆苟上。苟乃跳梁大骂曰：“天公！我贫穷，展力耕垦！蛇来偷食，罪当在蛇，反更霹雳我耶？乃无知雷公也！雷公若来，吾当以铍斫汝腹。”须臾，云雨渐散，转霹雳向蛇穴中。蛇死者数十。

乌 衣 人

吴末，临海人入山射猎，为舍住。夜中，有一人，长一丈，著黄衣，白带，径来谓射人曰：“我有仇，剋明日当战。君可见助，当厚相报。”射人曰：“自可助君耳，何用谢为！”答曰：“明日食时，君可出溪边。敌从北来，我南往应。白带

者我，黄带者彼。”射人许之。明出，果闻岸北有声，状如风雨，草木四靡。视南亦尔。唯见二大蛇，长十余丈，于溪中相遇，便相盘绕。白蛇势弱，射人因引弩射之，黄蛇即死。日将暮，复见昨人来，辞谢云：“住此一年猎，明年以去，慎勿复来，来必为祸。”射人曰：“善。”遂停一年猎，所获甚多，家至巨富。数年后，忽忆先所获多，乃忘前言，复更往猎。见先白带人告曰：“我语君勿复更来，不能见用。仇子已大，今必报君。非我所知。”射人闻之，甚怖，便欲走，乃见三乌衣人，皆长八尺，俱张口向之。射人即死。

蛇 衔 卵

元嘉中，广州有三人，共入山中伐木。忽见石窠中有二卵，大如升。取煮之，汤始热，便闻林中如风雨声。须臾，有一蛇，大十围，长四五丈，径来，于汤中衔卵去。三人无几皆死。

女 嫁 蛇

晋太元中，有士人嫁女于近村者，至时，夫家遣人来迎，女家好遣发，又令女乳母送之。既至，重门累阁，拟于王侯。廊柱下有灯火，一婢子严妆直守。后房帷帐甚美。至夜，女抱乳母涕泣，而口不得言。乳母密于帐中以手潜摸之，得一蛇，如数围柱，缠其女，从足至头。乳母惊走出外，柱下守灯婢子，悉是小蛇，灯火乃是蛇眼。

放 龟

晋咸康中，豫州刺史毛宝戍邾城。有一军人于武昌市见人卖一白龟子，长四五寸，洁白可爱，便买取持归，著瓮中养之。七日渐大，近欲尺许。其人怜之，持至江边，放江水中，视其去。后邾城遭石季龙攻陷，毛宝弃豫州，赴江者莫不沉溺。于时所养龟人，被铠持刀，亦同自投。既入水中，觉如堕一石上，水裁至腰。须臾，游出，中流视之，乃是先所放白龟，甲六七尺。既抵东岸，出头视此人，徐游而去。中江，犹回首视此人而没。